



大學衍義

十一

甲子
二

服部文庫
イ17
212
11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一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讒臣

詩十月之交。太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

敢出勞。無罪無辜。亦讒口聳聳。下民之孽。

匪降自天。尊音樽背憎。職競由人。

多言之貌。職。主也。競。爭也。

於罔上之情

臣按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湧山頽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橫遭讒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人自為之豈天也哉讒邪小人面則多言以相悅背則憎疾以相毀職此紛競者豈非入乎其為誰曰前章所謂皇父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聚音鄒也音舉也音橋也此七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為讒口而又有艷妻處中以為之

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厄也噶音沓音背音憎音四字耳而於讒人之情態摹寫略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哉

小弁音盤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太子為幽王之太子宜白也其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之酬酬辭君子不惠不之義也辭究之舒緩也究察也

臣按傳稱幽王耽申女生太子宜白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白將殺之故太子之傅為此詩以刺王也父子天性之恩太子不之下之本幽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酬之爵得

則飲之。曾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惟無愛子之心。故一聞讒言。不復留緩。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焉。此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雖然。褒姒亦豈能自為讒哉。國語謂。褒姒有寵於。是乎與。號石父比而逐。宜曰。號石父者。讒諂面從之人也。幽王立之。以為卿士。聘后棄。而內妾立。庶孽寵而嫡長危。皆石父實為之也。卒使申侯銜忿。以召我幽王。死。褒姒虜。宜曰。雖立而周東遷矣。讒人之害。至于如此。可不監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溷。僭。側蔭切。溷。濁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速也。沮。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止。祉。福也。亦止也。

臣按。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于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矣。僭始之。僭義與諧同。諧者。讒之初。讒者。諧之極。方諧之始。涵容之。而不辨。則亂生。及讒之進。又信之。而不辨。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好惡明白。斷決不疑。則亂為之止。

矣故入君杜絕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又按此詩九十六章皆斥讒人之害而三章有曰盜言
 匪甘也。其甚。亂是用。餒也。餒。進。五章有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蓋讒夫小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惟其言之甘。故聽者嗜之。而不厭。此亂之所由以進也。儉巧之言。可悅人意。如笙簧然。使其知媿。則不為矣。惟其顏之厚。是以為之而不耻也。人君之于聽言。知其為盜。則謹防之。知其為巧。則深遠之。夫然後讒夫不得而昌。君子得以自立。此詩人垂戒之指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暴蘇皆畿內國名。

暴公為卿士而譖

蘇公焉。其卒章曰。為鬼為蜮。

蜮。短狐也。所謂含沙射影者。

則不可

有醜面目。

醜。面目。人之貌。視人罔極。

臣按此深嫉讒者之辭也。鬼蜮害人而不可見。

讒者藏形匿迹。使人受禍而不知。猶鬼蜮然。我

雖不汝見。汝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獨能

安之。而不媿乎。夫小人之為讒。豈復有媿于面

目。而詩人猶以此望之。厚之至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寺人。內臣。巷伯。寺人之

之長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彼譖人者。

亦其太甚。嗟兮侈兮。成是南箕。多侈皆張大貌。南箕箕宿。彼譖人

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慎爾

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好好喜也。勞人艸艸。艸艸憂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矜憫也。彼譖人者。誰適

與謀。此二句疑衍文。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投棄也。畀與也。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北北方也。有非不受。投畀有昊。昊天也。昊揚

園之道。猗于亩丘。楊園園名。猗加也。亩丘丘名。寺人孟子。作為此

詩。寺人字孟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臣按幽王之時。讒說盛行。自太子之親。大臣之

重。下至於閹寺之微。無不被讒者。故小弁以下

諸詩皆為此作。夫為讒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

刺王。蓋君德不明。而後讒者獲售。受此責者。非

王而誰。首章以貝錦為比。蓋讒者織組人罪。如

錦工之為錦也。錦成而文采可玩。猶讒成而文

理可聽也。彼譖人者。無乃太甚乎。二章以南箕

為比。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踵狹舌廣。蓋讒者之

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謀。而為是乎。

三章四章。則皆形容讒者情態。緝緝捷捷者。口

舌急疾之聲。翩翩幡幡者。往來經營之狀。詩人

雖疾之而猶戒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信矣汝譖人而人受之人亦將譖汝而還自及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憂呼天而愬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欲取譖人者而棄之豺虎焉豺虎不食則欲置之非方陰寒之地焉非方不受則又欲委之于天而制其罪焉蓋譖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

人之情亦若是也未章又言楊園下地而其道可至于高丘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將馴至于高位也小弁以下諸詩皆為譖而作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其全以為來者之鑒。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豈

弟君子無信讒言豈弟樂易也營營青蠅止于棘棘小之有刺者

也多近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極已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猶交亂也

臣按青蠅之為物出於汙穢之中而貪嗜食飲

豈弟之心太過而讒亦入之君子夫

常譁然，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醪，羹菹世之小人
 行汙而逐利，以傷人害物，實似之。營營者，既伴
 其狀，又象其聲也。蠅之飛，或往或來，若有所營
 而聲又營營不已，以喻讒邪之人朝夕經營，欲
 陷害人而言出于口，亦營營然不息也。詩人妙
 體物情，故形容如此。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
 欲其棲泊于外，毋入人堂室，以汙物亦猶讒邪
 之人宜屏之於外，毋入朝廷以傷善良也。自管
 不惟狂暴之君信讒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
 惟讒言是信，亦能變移心志。如成王疑周公是

也。成王豈非樂易之資哉？始為管蔡流言所入，
 幾至猜阻，賴天動威而後悔，故曰：豈弟君子，無
 信讒言也。讒人之情，志在傷善，無有窮已。故家
 有讒則家亂，國有讒則國亂。管蔡流言而四國
 不靖，乃其驗也。故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末章
 又指實事而言：二人者，當時被讒之人也。讒人
 之為讒，皆架虛造端，如匠者湊合材木以成室，
 二人本無罪而讒者巧成其罪，故曰：讒人罔極，
 構我二人。痛其為害之無已也。巷伯青蠅，二詩
 摹寫讒人之情狀，幾無餘蘊。為人君者，其二復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
 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
 其子路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梁姓也五名也在閭
 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曲沃晉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蒲屈皆邑名君之疆也不可以無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
 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
 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俱謂同聲而語狄之廣莫於晉
 為都蒲屈本狄地名遺二公子往都之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開也晉

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
 子在絳絳國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
 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共舉傷晉室如耦耕之墾上左傳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旁注曰通驪姬問曰吾欲
 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二公子始先也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為
 人小心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是故先施讒于申
 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仁而疆
 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疆于君謂
 生恐敗國之故而以疆加於君謂弑君也盍殺我無以丁妾亂百姓公曰

夫豈惠於民而不惠於父乎。驪姬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釋君。公曰：不可。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苟，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眾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喜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也。申生敗翟而反，讒言益起。驪姬

勝亦死敗亦死

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眾眾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吾如魚魚，魚者，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此謂驪姬母也。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謫，可

木茂

已獨集于枯

此譏里克不能擇所依，不如鳥鳥能擇茂木而棲之。吾吾自得也。

為君可不謂苑乎？

此謂驪姬母也。

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謫，可

不謂枯乎

此指申生母

里克曰。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

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

曰。棄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者。執持之意。言扶也。通復

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不

不助太子

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即里克也。克既

太子之謀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

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也。公田。田。畝也。寘諸宮。六日。公至

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公祭之地。地墳裂也。與

天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亦

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日。即之太子曰。君

非婢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

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是。由吾使然也。曰。子其行矣。行。謂出奔也。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

月。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吾奔屈。

臣按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

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

之。然後譖愬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

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

得之人闢地致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啗之
且為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
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
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甲生之可陷也則請先
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其精必愚蓋精潔之
人憎名顧行惟恐點汙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
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
以弑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
顯之陷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耻沈鬱
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准陰少年嘗辱韓

殺太子用
其精潔劫
獻公用其
剛猛

信矣信寧甘悅出跨下之耻不歿也諸葛亮嘗
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謂不戰也若
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術激
之而使歿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未忍果
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在
將為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殺
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號
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桓久主夏盟未嘗一為
乏屈而肯為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
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霍

此中立謂
停罪不容
干死也

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繼以覆師之罪。申
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
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往飲里
克。而諷其為附麗之計。身烏之歌亦猶二五晉
郁之歌也。詩歌于人。最為易動。故二姦之言無
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
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胙之詐。最為
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
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
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弑之。卓

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
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二姦助之也。
褒姒有一號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况驪姬
有二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若危國
亡家之本也。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謹臣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一 終

大學衍義

卷二十一

儉邪罔上之補

七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二
 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之
 動而公之意亦必不同也則又使
 其動而公之意亦必不同也則又使
 其動而公之意亦必不同也則又使
 其動而公之意亦必不同也則又使
 其動而公之意亦必不同也則又使
 其動而公之意亦必不同也則又使
 其動而公之意亦必不同也則又使
 其動而公之意亦必不同也則又使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二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讒臣

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太子各座

宋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楚客也公使往

使太子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女音汝對曰

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

敢有二心乎。臣請往也。至則歌用牲加書徵。詐作盟處為太
子反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
證驗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
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
之。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臣按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太子
以享客也。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
太子。乃信之而不疑。夫歌牲加書。誰不能為。平
公聞之。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
之。次也。乃遽用其言以囚太子。使不得自直而

歿太子。君之貳也。而輕之若是可乎。後雖能烹
讒者亦無益矣。詩所謂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殆
是之類歟。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為太子華合
比曰。我殺之。欲殺寺人柳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
盟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既盟于
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臣按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淫矣。寺人柳
又用之以誣華合比焉。使三尺童子嘗誤聽于
前。猶必省悟于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區

區小數。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我朝仁宗時。元昊擄邊邊臣。有欲問其驍將者。乃陳牲酒於野。若聞其將之死而祭之者。祝辭具述交通之由。而悼其不遂。元昊邏者至。則委而去之。是亦坎牲加書之類。其術至淺也。元昊黠虜。且墮吾邊臣之計。疑其將而殺之。况平公乎。臣故併著之。以明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略。同人主皆不可以弗察也。

楚子之在蔡也。楚平王也。為大子時。往聘蔡。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

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勸王取之。王自娶秦女。楚夫人羸氏至。自秦之故。稱

人。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僻陋。

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焉。城父。邑名。以通井

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

城父。明年。無極又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

之外叛。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何

信于讒。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

臣按。費無極以無寵之故而譖太子。其始則勸平王為納室焉。既娶秦女矣。又勸王自納焉。父

子之疑隙既開。又勸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非方焉。此即驪姬二五出申生居曲沃之故智也。父子之執隔而情不通。且其居近北方。可以交通齊魯。於是以叛譖之。而併及伍奢焉。其搖之有漸。其發之有機。平王之心往往以為忠於已。而不知奪子之室。曾鳥獸之不如。無罪殺子。又虎狼之弗若。皆無極實陷之也。伍奢既死。子員奔吳。卒啓異時入郢之禍。昭王出定楚國。幾亡。又無極實基之也。嗚呼。讒人之患一至此哉。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郤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二人相比附也。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字。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也。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言欲害也。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郤將師而告之。遂攻郤

氏且葬之子惡自殺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卻氏之黨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詢令尹進胙國也詢也沈尹戌言于子常曰沈尹戌楚賢大夫夫左尹宛與中既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毀至于今未正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奢連尹官名奢也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屏蔽也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楚二先君無不及者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親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于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光新也疆場日駭

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瓦子常名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謫言乃止天亦故止也臣按費無極之陷卻宛也豈不冤哉卻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卻氏以飲也鑿空造端締怨梯禍既勸以甲兵獻于常又從而讒之惟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善乎沈尹戌之言也曰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夫

人君之耳目本自聰明。讒人翳之。於是耳不得聞天下之利害。目不得覩天下之是非。塊然孤立。若聾聵然。斯語也。豈獨為無極設哉。古今讒人之害。此一語足以蔽之矣。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立。習戰射。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為人能卒。若能音耐。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

與越平。其後吳王夫差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眾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為言於吳王。而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為入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

臣語爲亂矣。告其舍人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乃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臣按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差也，欲專意于越，而後齊金石之忠，著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幸而後齊，受越重賂，而反讒之于胥之死，會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語讒胥之辭，一曰怨望，一曰怨望。夫爲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語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于其

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蓋勞不怨，其常也。至于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或呼天以自愬，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祇所以爲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亦必爲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語之讒，而遽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衛侯占夢，夢人求酒于大叔，僖子。叔遺。太不
 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
 害。謂卜占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臣按六臣重任也。卜夢賤工也。以大臣之重而
 為賤工者，私求弗獲，假卜夢以傾之，足以知衛
 侯之不明也。其後漢孝武時，丘子明之屬以下
 筮射蠱，因公行誅恣意所為，以破族滅門者不
 可勝數。近世亦有郭天信之流，受賂薦入，至于
 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于無心而不知其實
 有心也，嗚呼戒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
 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于匹夫者，以為賢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公曰：諾。然倉者之說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
 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
 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
 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槨
 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臣按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

說以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規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為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蓋真以臧倉之毀為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薄厚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禮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辨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

也哉。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公孫開齊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無功不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謂師不直前而進進用也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敗漢法逗撓有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開乃使人操千金下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吉否大事謂下者出因令人捕下者驗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臣按公孫開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詐其君而下于市者哉威王明主也儻田忌出而與辨其

大學衍義 卷三十一 檢邪罔上之情 九

事必直而鄒忌屈矣。何走之遽邪。夫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誣可以坐照，不然，未有不墮其欺者。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蔥與顏聚代將，殺牧，廢尚。後五月，翦擊破趙虜王遷。」

臣按郭開受秦金而讒李牧，卒以亾趙，蓋由有讒邪嗜利之臣，然後敵間得行兵法之所謂內

間也。人主不察，鮮不墮其機者。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音閑，習也。人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官大夫之讒遽怒而疏之。何耶。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俟其成以爲己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讒之于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媚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若其庶免于讒賊之害乎。

漢武帝時顏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御史大夫張湯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徹反唇。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謂非毀也。時政也。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比。則例也。言自是遂爲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誚諛取容矣。

臣按胡寅曰。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太聖。猶以知人爲難。知入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

奏以觀其言。明試以考其功。庶幾乎盡之。而尤
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今乃探其
心腹之隱。而罪之。夫人心難測。甚于知天腹之
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
曰。爾欲背君。指廉士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
爾欲為盜賊。爾雖未言。未為吾知。爾之心也。然
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邪。夫管蔡將叛。周公不
知。而張湯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吁
亦異矣。孔子曰。不遊詐。不億不信。其于宰予曰。
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

不立。逆揆臆度之法。後之人臣。不幸有遭腹誅
之讒者。明主其尚察之。

漢武帝天漢末。天漢年號也。趙人江充為趙敬肅王客。得
罪于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察。上
召充入見。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
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
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
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
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
師。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所備后及長仁怒溫謙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渥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每行幸以復事付太子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目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反音翻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羣臣寬厚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宫人太子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

等常微伺太子過失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泣涕處而佯語笑上恠之微問知其情乃誅融是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女坐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更相告訐上怒所殺宮人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妖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使人入宮

掘地求蠱克云于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不
道當秦聞少傅石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
矯以節收捕克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
皇后與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
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
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之甚
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德計收捕充等自臨斬之
使舍人持節入宮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
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

心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
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
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
得出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太子
兵敗出亡東至湖憲泉鳩里主人家發覺吏圍捕太
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并遇害後吏民以
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
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意變訟太子寃上大感悟召
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
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

克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臣按斥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寢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爲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于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

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譖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于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宫人以媿之是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小人爲讒者誰復忌懼其失二也太子無它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察其情爲之誅融蓋父子之情味盡隔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

丙多欲而
外施仁義
至此尤驗

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
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仇憾有素。帝治巫
蠱之獄，不屬之它人，而屬之寃以傾險之人，挾
仇憾之意，則其致釐于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
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
然四者其事爾，而本原實出于一心。帝惟其多
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
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于方士巫覡
之說，精神意慮久已昏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
之于，是妖言煽于外，妖夢惑于內，巫蠱之事由

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杆。朝
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
論者，獨推源武帝之失，以儆來者云。

漢哀帝時中山王箕子

中山國名。箕子，王名。

有青病

妖病也。

祖母

馮太后

馮太后，中山王母。漢制，諸侯王母，祖母亦稱太后。

自養親數為禱祠

解

解，猶人言。賽謝也。

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

謁者，官名。由，素有名。

狂易病

所謂病風，喪心也。

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

擅去狀

尚書官名。責，其何故。擅去，擅去其書于簿也。

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

祝誣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
之，因是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

之受傳太后指証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乃
飲藥自殺宜鄉侯參等死者十七人參馮太后弟張中山王舅
由以先告封侯史臣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
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
卒死于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
而然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臣按張由祝詛之譖特欲以自解其將命擅去
之罪耳使哀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
則其誣立見矣而傳太后乃以宿怨諭意指以
成其獄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証

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
而母后以私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
者未幾傳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斯之謂矣班固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
也

漢安帝時楊震為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
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
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
起園宅廬觀役費無數震數上疏切諫帝不平之而
豐等皆側目怨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

復用怨望之術

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對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復譖之詔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卜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斃卒

臣按樊豐之讒楊震曰怨對亦猶石顯之讒蕭望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形于事未露于言顯與豐曷從知之亦何異張湯之譖顏異曰腹誹也探腹心之隱而加入以曖昧之罪非遇至明

之主其誰能辨之然則其果難辨歟曰特患人主無意耳儻有意焉何患其難辨曰爾之言彼曰怨望以何事知之為之有何迹觀之有何人則有無虛實亦可以坐判矣猶聽訟焉彼曲也以何事而見其曲彼直也以何事而見其直未有指心腹未形者而可以蔽其辭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不若無讒使為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竝觀信任無所倚則魑魅讐於震霆雨雪消於見現雖有善為讒者且不敢為矣此人主

守約之方也。

漢質帝即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固為太尉。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肯共作飛章誣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罪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冀尋置毒。以進。帝崩。固請立長君。冀不從。束免固殺之。

臣按李固陪輔初政。斥惡黨。清濫官。正其宜也。而讒者乃以違矯舊政為言。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論之于前矣。必曰斥惡黨。清濫官。為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毋亦違堯之政邪。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我朝。司馬光輔宣仁。更王安石等所創新法。而熙豐小人亦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與卒為宗社之禍。吁可戒哉。

以上論檢邪固上之情

不過盛善
之入其辭
游何難格
哉

請張為切
要亦易破

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
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
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
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入而退之冉求退弱而
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
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
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
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
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
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

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
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
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
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統苟勗則附賈
克以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統等不知自媿乃
反加讒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
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為之動其實則誣善之
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
類邪人主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揚珽皆惡之統言於帝
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
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
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
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詔太司馬以爲都督
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
德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於
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
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物
博士庾粲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

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帝覽之大怒免志官粲等
皆付廷尉科罪攸辭數日歐血薨初帝愛攸甚篤爲
荀馮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
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
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蓋嘗受太后遺命俾友
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而搖於荀勗馮統
之一言何也蓋其爲說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
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一入武帝
友愛之心於是轉爲猜忍臣下雖百喙其能解

乎。又其說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既出，舉朝果爭，是乃益帝之疑，而實一人之說也。讒邪之徒，巧為鉗鍵，以固主意，豫設機弄，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晉之凶，由惠帝以昏庸主，罷賈后以凶險作配，故也。而一人實主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勲莫如張華，而二人實傾之，故史臣譏其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闇而偶震勗之力也。斃攸安賈，交勗讐張，心淫楚費，無極也。過踰晉伍，一五也。統之罪焉，可謂罄盡一人之情實矣。故併著之云。

晉惠帝愍懷太子遹，愍懷也。非賈后所生，母曰謝氏，后母郭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侍中賈謐驕貴，午，謐皆后戚也。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謐譖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太子長子病，太子為禱祀求福。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不能舞，逼之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

其詞皆凶。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逆今不錄。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尋殺之。

臣按賈謚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

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它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旣莫之辨，大臣惟裴頠所請，繼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所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爲介書，旣成，則僞作介

大歷後事 卷二十三
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
仁祖之聖其得免乎

英宗踐位有惡二司使蔡襄而證之者曰
仁宗選

上爲皇嗣襄嘗泄之也

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爲言

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

先朝有僞爲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
右

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僞况傳聞乎

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爲諫書以
陷鄒浩世降俗未情僞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
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爲之况讒人之工
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
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
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
之見必遙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
常求拔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
性節儉不好聲色空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

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
 入幕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
 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譚言曰百
 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高齊
 也姓榭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
 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
 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
 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
 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
 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

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
 死為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寔為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
 律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武帝賢能效
 職齊君昏暴高緯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
 於內祖珽以儉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
 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為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
 奮實深嫉之於是珽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
 寬之謠所以傾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
 傾末世常態而珽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

也。光死而周爲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歎哉。光之死。讒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畧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爲千載之戒。

唐太宗卽位以魏徵爲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

得

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謂人合往責徵也。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所便也。故設爲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蓄之。胷中不爲辨白。則疑猜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

益大矣。然徵之在，雖直而左右之爲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爲盡善也。卽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二，其失有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畫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幸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踰所撰碑。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

情一生，讒者遽乘之而入，謂其錄諫藁以示史官，有賣已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爲之惑，於是停婚，化碑而眷寵衰矣。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召遂良而質之，使誠有邪，遂良固不敢隱。若其無邪，遂良亦豈肯厚誣言者之虛實於是非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默不問。視昔者命溫彥博按驗之時，何其甚異也。使無它日征遠之悔，其尚得爲明主乎？帝末年征遠不能成功，甚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

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唐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璟相

臣按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恢諧笑謔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

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揚思勉以內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動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為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十一年置教坊以樂俗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規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

唐穆宗時私簡內臣之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得幸者橫以此取相位之魁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穽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為甚然此不獨近倖為然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太臣入侍禁中每因謔浪中人無不售者效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為相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晉卿肅代時宰相肅宗未攝家宰粲其子也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

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為言大抵非實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辨者故但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為讒者無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暗鳴受禍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它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

同始亦偶然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祭等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為闇主也

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讒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聖君與後之欲望讒說者其必以仁皇為法

唐敬宗初敬宗穆宗子也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

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非衣裴字也俗以腹

為天上為口被驅逐俗以口天為吳字又長安城中有橫巨

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度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肯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太山而有二箭之謠也逢吉等乃用以為謗蓋度自憲宗時已與逢吉相為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

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歷三朝，度之勲德愈茂，而羣邪媚疾甚於仇讐。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誣之。逢吉權輿姦險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字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即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六國而齊以凶。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末亂。吁！來者其尚鑒茲。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終

